



4
173
148

七武論

七武

有江上散人者卜居於東武城隅滌筆於西嶺

牕雪窺經書考亥豕之訛誤也通古今笑馬牛而

襟裾忽有五子來訊焉散人出門迎之曰奚自

其一日攝州福原狂士也其二曰相州鎌倉連

客也其三曰京洛胡老其先室町幕府孤臣也

其四曰江州安土山下遺叟也其五曰攝州浪

速釣徒本是大坂兵亂之亡虜也同到東道以

執謁願聞主人之清談於是寒温接語酒茶適

意因及本朝武將之事筆戰奮起談鋒競興五

△江上散人
△隱士之謙稱
△東武
△武城江戶
△隅東南
△隅也
△亥豕之訛
△誤也
△馬牛不通
△今馬牛而襟裾
△攝州福原
△今云其陣
△狂士
△志大
△而略於事
△連客遺叟也
△胡老
△胡老
△壽考曰胡
△壽考曰胡
△攝州
△浪速
△浪速
△大坂
△釣徒
△隱士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筆戰談鋒
筆記問答之

大正二年一月廿日寄
中村猶雄氏贈

中村猶雄氏贈

五尺童子
言十二歲
傍若無人
晉書王愨傳
杖發見於
大陽日輪也

妖魅
天祖國帝
字宙天地
瓊杵
伯勞鳥名
伯勞也

尺童子不顧左右傍若無人開口莞爾曰我朝
之為國也扶桑之所秀出大陽之所照耀滄海
洪濤之所激起山川之靈人物之英古昔氣運
之全盛跨于中華冠于萬方者以神道明明皇
風浩浩文光照昭武威桓桓也四者兼備可謂
熾昌也豎子饒舌雖似伯勞試論武之成說威
之揚也請賓主聞其一端以知神皇文之三德
者猶舉一隅而反三隅則可也瓊杵之畫礮馭
寶劍之除妖魅者是兵器之始也天祖之照宇
宙瓊尊之開土地齊主健雷執戈為先驅天忍

春日所
經緯

高皇產靈

神武神本
盤余
道臣大伴祖
武將大友命
武將河別
古備津彥
丹波道命
神武
高皇產靈
大野東人
廣瀨大聖
武安取
丹波道命
船長可作
江天押勝
坂上田村
文室總督
武勝原仲成

日大來目提弓矢為扶翼遂平不順以煥神德
也是將帥之始也神武者創業之君也道臣者
勝國之將也戮長髓彥而為百世之宗爾來崇
神之立四將使四方懷化景行之任日本武使
戎夷伏誅神功擇武內高良使三韓納貢也其
後鎌子珍入鹿之暴練人撥廣嗣之亂苅田船
長殪押勝之橫田丸鎮東夷之虐綿丸破仲成
之軍利仁屠高丸之窟且將門之叛於東州忠
文經基出師負盛秀鄉得其首純友之寇南海
小野好古董兵橘遠保縛其身惡鬼在羅城賴

光斬之忠常扼海隅賴信梟之負任宗任之守

△河堰在陸奥
△全沃在岩手
△義親義家
嫡男

河堰賴義拔之以治奧羽武衛家衡之壘金澤

△桑門新門也
△師將也
△軍將也

奈良桑門侵帝闕為義討走之其餘不可枚舉

△蘇辨別
前漢宣帝時
建圖畫功臣
十一人

也。姦賊雖乘釁帥將不乏人者善哉是所以皇

△西晉書後漢
明帝思中興
功臣乃畫功臣
八將於南宮
雲臺
有叔南仲二人
周宣王臣

統不絕而萬世一姓也此等武功雖圖於麟閣

畫於雲臺摸於凌烟閣布之於方策祀之於廟

堂豈為不可乎若非周室之方叔南仲漢家之

絳灌衛霍則是李唐之英衛李郭趙宋之曹潘

韓范欽利仁之胤者蔓於北陸秀鄉之孫者滋

於東隅共騰士林之茂皆嗣弓冶之業葛原之

△葛原平姓
△桃園源姓
△云云猶云
如此如此
△陳故也教
告也久也

藟與桃園之種同為王室之輔備國家之不虞

五子曰奇哉言也童子猶欲云云散人叱曰避

焉小子何知之古人之陳言也世間之常談不

可說也。不可論也。五子偶有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請聞其所思也。童子默然操筆

平相國清盛

福原狂士率然曰神道不測王法迂濶我輩所

不敢也本朝者嗜武之國也故古來武將之得

英名者多矣然其盛大者權輿于大師平公清

△大師平公清盛

盛先是大武臣
威大將軍
位上
張守將將軍
從五位上

初作官曰
策仕
白河殿
德院御所

紫宮禁裏
上皇崇德院
崩諸別業
白河卒
壬午大貳
從四位下

名鼎
三台
鼎輔之美

盛先是武林雄帥立功策勲者大抵爵不過太
中大夫職不起鎮守府衛食祿纔割國郡宿直
以列禁庭拜趨公卿之門而受制於職事辨官
也矯矯清盛年少輔賊早得勇名克家守郡策
仕為藝陽守禱福崇嚴嶋神保元圍白河平治
清紫宮上皇狩讚州逆臣伏斧鉞戰功顯著官
賞深厚增封播州之地兼任太宰大貳累官為
大帥登位升一品朝政在已威權入手諸男諸
弟之多諸姪諸族之廣或列台鼎或至亞相黃
門或歷參議為三品或兼左右羽林掌金吾武

色條清盛
居郡在
號小松殿
清盛舍弟
柳盛地殿
金張許史
貴文選
二一見
玉恨石崇
晉書見
叔清盛
叔安德帝
叔居后宮也
叔在香坊春
宮也謂儲君
大寶王位也
△坊射之山
謂仙洞

衛典廐之職乃至國守郡令諸司諸寮之類皆
無不歷試焉出則車馬鷹犬入則倭歌管絃貂
蟬盈座錦繡纏身六波羅之邊西八條之前小
松池殿門脇等族類連薨潤屋雖金張許史之
貴王愷石崇之富不比並焉况其淑女入椒
房降誕皇子早立春坊尋受大寶於清盛為外
戚元舅彌握國家之柄遂使姑射之山寂寂無
為博陸之門蕭蕭無事清盛一怒而四海懼安
居天下熄豈不大丈夫乎治承之間兵革將起
清盛一舉流成親戮西光鹿谷之謀不成放康

新大納言

元大納言
信西家

△四勝地
△東勝地
△西勝地
△南勝地
△北勝地
△東勝地
△西勝地
△南勝地
△北勝地

賴竄後寬鬼界之悲可憐焉其後一戰破茂仁
賴政以殺其徒黨且放火焚園城諾樂以誅彼
邪僧不亦快乎平安之帝都桓武之所營四陣
之勝地九條之廣路雖歷三十君建四百年所
不變不移也清盛相攸一朝挾幼主以遷都於
我福原百僚相從萬民移家遂使田舍為繁華
舊都變荒野者如反掌也豈不盛大乎領地三
十餘國治世二十餘年措枕於泰安以得終其
天年也武將之權政無過於此者也唯恨重盛
祈范燹之死而宗盛有叔寶之怯也凡廢興存

嵯峨在伊豆
邊嶺
之長
本曾
盛表記

亡者雖在天當時若假之年則豈使蛭嶋遺孽
岐岨鄙夫擡頭掉臂乎吁

鎌倉將軍

為我為要
為敵為害
為禍為賊
元帥大將補
少年也
先考表朝
龜老義同
昆弟兄弟
月數日殺
深源為令
捕無勝九放
是謂也

鎌倉連客睨視罵曰福原者一邊鄙豈如鎌倉之
要害哉清盛者一姦猾何望我右幕下之威嚴
哉嗚呼右幕下之乘運誠天縱元帥治世英雄
也鬻年選舉拔於等倫而昇武衛之官籍先考
鍾愛超于昆弟以得家傳之鎧刀平治之戰細
馬馳驅隨父兄江州之難一劍奮揮斬寇賊一
且被囚於宗清救亡於老婆以雖包男子之羞

是謂也

是謂也

批于 子及百居每此 配流于伊豆通好於勇士以不忘枕于之仇身
為二十餘年之謫客而曾吞六十餘州之勢氣
天回地轉平族罪惡貫盈源氏義兵勃興信遠
中箭兼隆授首石橋之力戰杉山之困厄土肥
之間行房州之船中險阻艱難備嘗焉股肱輔
翼克勤焉房州已平總州漸服隅田觀兵賔廣
常之遲來長井進馬赦重忠之降服義師所到
平夷白旄所向從靡八州之士數萬之軍龍翔
帛耽鷹揚鵬舉如山如雷如風如林重忠為先
驅常胤為後拒武州相州羸糧響應甲信源族

白山重忠者 源家先將也
源氏用白旄
如出、孫子 軍爭篇
千葉常胤 國東家士

援救助也 為之援勢關九平黨皆被誅滅遂入鎌倉以賞
元勳尊鶴岳神宮以繼先祖之志臨龜谷陳蹟
而述嚴君之事追遠盡孝誰不感歎乎既而向
駿州則小松羽林不戰敗走遷征常州則佐竹
冠者難守逃亡鎌倉新營土木功成開府以鎮
八州出令以制四海棟韓兄弟有範賴義經冰
清婦家有時政義時其同姓有義信惟義義定
義兼遠光等之屬其功臣有實平盛長義澄朝
政景能景廉行平義實宗遠佐佐木一族之儔
廣元管廳事善信掌問註義盛統士衛景時司

先勳謂大 勳即九臣
源賴義 征家信身任 折八幡大神 遂定東夷
小松將惟盛 重盛嫡子
棟韓兄弟 義也
三河守南 府者範賴 九郎大入 判官義經 足利上總介 義兼

大江廣元
△大庭景長
△坂本義光
△下河原行平
△佐々木一族
△源三善義實

言史事察談 沙汰所 本居白河今官在白河 梶原源太

△京時局
既別當

唐史文

既馬其，餘州司諸職各得其所，兵衛森畫戟，壯氣揮白刃，更僕內外保護其本根之固，猶如漢祖之關中。世武之河內，曹操之兗州也。清盛聞之，憂死宗盛嗣，而柔懦忽會義仲，長驅自北，越侵京師，平族狼狽西逃，入海。義仲執洛中事，以暴易暴，綠洞罹火，廷臣亡命赫赫右幕下。出太軍伐暴，使範賴義經為帥，為將會戰於宇治，執多誅義仲於粟津，血流波道。京師安泰，我軍得隴望蜀，平氏唇亡齒寒，一谷之戰，急陷彼堅城，多斬其渠魁，以大窘之屋嶋之役，壇浦之軍相

△漢高祖性剛諍，邦字季。△後漢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魏太祖曹操。△晉顯宗宋武帝。△魏太祖曹操。△魏太祖曹操。△魏太祖曹操。

△東京時局
得神聖

△東京時局
得神聖

挑二年，遂捕宗盛滅其類，而平氏殲矣。朝廷叛虜皆燔矣。我家大讎，悉報焉。平天下之亂，雪乃父之耻，偉哉忠也。至哉孝也。所以傑出於古今，顯然于萬代也。總追捕使之新命，以四海為家，而某京兆之尹，郡國之守，鄉邑之吏，皆是家臣，共為藩屏也。征夷大將軍之重任，使一天入幕，況又亞槐之官，特進之位，右大將之職，合并文武而極繁榮也。一征奧羽，則強敵赤族，二十日之風，旆掃五十郡，之邊塵再朝京師，則壯觀映眼。十五州之雲車，連千萬騎之甲兵，若夫由比

△京兆之尹
北條義時也
△善屏天龍
△亞槐三公
大將大將大將
△若大將大將
將軍此官
△赤族 族也
△世與三七郎
△出初土郎會平
△九郎 諸五十郎
大枝也

東海道十五州

在相模

易下賦亦梓坊
是故君子之而
不忘危存而不
忘亡治而不
是以其心而
家可保也
八燕翼 輔翼
之義也
△左金吾左衛門
督原賴家
△僕射大臣房
名謂曰大臣房
朝也

濱追牛者可以勵習射之士富士野逐鹿者不
可廢講武之事所謂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者乎
其貽厥燕翼者左金吾克揚餘威以有邦家右
僕射彌繼前列官爵超於父兄共倚大樹之府
以為扶桑之衛也三世之兵柄百世之美譚也
且政子岳簾義時執權承久大克不失大物不
亦奇哉賴經賴嗣相傳以漲北藤之波於東海
之上宗尊惟康代立久明守邦承襲連瓊樹之
枝而挾柳陰之路分竹園之種以參相陽之天
駕哉泰時能行德政以救民生定置律條而決

△政子北條時政
△賴經道義
△前藤北藤
△前藤藤氏房可
△藤原義時
△宗尊後醍醐
△宗尊後醍醐
△柳隆和曾
△將軍之義
△竹園謂親王
△家

貞元元年泰時定條敗百五十條

潤色加父老也

訟獄經時時賴推廣之時宗貞時潤色之而至
高時累世秉鈞東西南北華夷遠近無不從命
不有背法者右幕下之遺風誰不仰瞻乎九代
之際百數十年鎌倉之富麗甲天下以為武夫
之泰斗也豈與福原暫時之榮清盛一世之疾
威可同年語哉

△貞時子
△賴經子
△高時子
△之際
△之際
△之際
△之際

京都將軍

京洛胡老憫笑曰屈平雖放不忘楚國淵明不
仕猶記義熙我豈默乎今聞二子所言則古今
健者唯清盛賴朝而已哉余祖世仕室町幕府

惘然憂也

足利 將軍

轉大社註法成
猶累虐

副師相言
副將平時賴
世稱副元帥
△逆寇逆起也
△書注塗炭
炭火也
△和之先且盛者
曰烈
△源仁山源
源氏也
△錦倉尾相
洛京洛
△勸三員全
之至
△女詔謂在
局在三后原
△長宿文觀
僧正也
△詩注元大也
我軍也軍之
前鋒也

詳知其事業也。昔元弘之末，建武之初，平副師
高時熾逆，焰使生民陷於塗炭。天皇蒙塵於隱
州，豪傑橫戈於諸國。楠正成築城於金剛，松圓
心揚旗於苜蓿，然未有成功也。烈烈源仁山運
籌於湘洛，狗義勤王撥亂反正，使翠華再歸京
朝，務皆復古也。然乾綱解紐，女謁屢行，佞臣貪
祿，妖僧甚驕。武門設雀羅，勇士漏恩爵。天下岌
岌乎無所措手足也。當此時，衆人之望四海之
權，繫於仁山之身。幸攀柳營之高位，爲關東之
都統。整元戎以討北條，餘類攻則取，戰則勝。勲

績盛於外，讒譖生於內。故至使牧野白旄不能
不麾之，陳橋黃袍不能不著之。仁山獨不可罪
焉。矢矯手越之軍，我先鋒雖失利，箱根竹下之
役，容軍遂逃走數萬，戎衣急陷京師。九重城闕
忽化烟塵，雖然北嶺台徒，東奧兵士揮勢動地。
突衝避銳，洛戰蹉跌，幕雲亂飛，豐島之敗。西海
之行，不有天助，則豈得多多良之勝哉。九州臣
附中國，向化再舉入京。兩道分兵，陸路千里之
馬堅甲利兵之卒，金鐵錚錚以鳴風波。萬頃之
艦伏波，橫海之將舳艫飄飄以揚。當是之時，殺

鐵中錚錚也

載松四方施版以禦天者

載松持肥處，松頭刺權氣也

西海

鳥頃

鳥頃

日沒後魏朝
天皇於吉野中
崩御

猶國人之屬
平日于我
詩註瓜牙馬
款所用以為
者也

正成於湊河困義負於求塚龍馭復入巖岳虎
賁多死戰場白骨曝沙磔紅血流渭水既而仁
山立新帝輔翼之建油幕警衛之於是東寺屢
戰款謀不成北越大寒將士饑死顯家入鬼簿
東奧關山之月暗義負為烏有南朝行官之日
沒自是以來仁山戲下安安而天下士林欣欣
然也居洛陽富貴之地開源家中興之基直義
為天倫義詮基氏為繼嗣共是骨肉也師直師
恭為股肱仁木細川吉良斯波今川澁川山名
桃井上杉畠山石堂一色為耳目瓜牙赤松土
武成

△拍鳥之有
兩羽異
△唐太宗
破劉武周軍中
作說時樂舞
七年更名七德舞
為殿左尚書七德舞

△水所停曰
諸
△盡數人
日塵
△聖人之用兵
也若拂髮轉
回則去者必
所利者多
△布者
豎布也
△子曰壯
扶風郡
△邊劉州
△天下爭衡

岐依依木小或大友為左右羽翼欲放牛歸馬
以稱太平之德唱七德之舞然英雄亂賊連年
不定權臣大族窺時稍叛仁山親董三軍手麾
大兵東征西伐南行北向或屠其城或瀦其池
或降其衆執其將或劉其人塵其兵者恰似穉
苗櫛髮而幾盡矣昔漢祖之寬仁五年滅楚滅
荼韓信盧綰貫高陳豨英布之徒謀叛不止世
祖之敦厚壯年即位劉永張步李憲彭寵隗囂
公孫述之類割據不順則仁山之溫和亦然乎
其遂成功創業者亦一也凡挑戰者百餘度可

謂辛勤矣。居職者二十五年。可謂盛美矣。身久
係安危。壽纔踰五旬。誰不哀惜哉。位至二品。官
為亞相。贈左相。府豈不榮耀哉。瑞山有事於南
方。以不黷武威。瑞泉為藩於東州。而能平餘寇。
天道無知。國家不幸。長星墜於鎌倉。柱石摧於
洛師。天山雖為幼冲。岐嶷而有奇骨。賴之老於
武事。忠勇而為良輔。然則瑞山之託孤。賴之
奉命。雖漢武之於霍光。昭烈之於孔明。豈不并
按乎。與魏主不知司馬懿。晉帝不識桓溫。霄壤
懸隔。既而楠氏勢衰。南山風烟日消。菊池兵疲
△瑞山尊氏
△瑞泉尊氏
△天無知使
△長星墜
△柱石摧
△老於武事
△司馬懿
△孔明
△桓溫
△霄壤
△楠氏
△南山
△菊池

西海波浪月靜。闔國仰武風之盛。天下服公室
之強。官爵高昇。任相國叙一品。威儀嚴肅。立禁
庭。行政務。於是室町殿舍映花亭之壯麗。富士
勝遊詠雪嶺之佳景也。明德撤氏清應。永趾義
弘。亂臣賊子大懼。而國主郡牧皆服。置三管領
以執事。建四職。而掌法。雖世祿而分其權。中華
聘問之冊。稱日本國王。北山行幸之式。准太上天
皇。本朝未聞其例。古今無敢可比焉。於是公
府擬帝室之尊。廷臣竭謁見之禮。身著蟬冕。腰
橫雄劔。惟文惟武。政在一人。至大至剛。勢壓八
△西海波浪月靜
△闔國仰武風之盛
△天下服公室
△官爵高昇
△任相國叙一品
△威儀嚴肅
△立禁庭
△行政務
△於是室町殿舍映花亭之壯麗
△富士勝遊詠雪嶺之佳景也
△明德撤氏清應
△永趾義弘
△亂臣賊子大懼
△而國主郡牧皆服
△置三管領以執事
△建四職而掌法
△雖世祿而分其權
△中華聘問之冊
△稱日本國王
△北山行幸之式
△准太上天皇
△本朝未聞其例
△古今無敢可比焉
△於是公府擬帝室之尊
△廷臣竭謁見之禮
△身著蟬冕
△腰橫雄劔
△惟文惟武
△政在一人
△至大至剛
△勢壓八

△瑞山尊氏
△瑞泉尊氏
△天無知使
△長星墜
△柱石摧
△老於武事
△司馬懿
△孔明
△桓溫
△霄壤
△楠氏
△南山
△菊池
△西海波浪月靜
△闔國仰武風之盛
△天下服公室
△官爵高昇
△任相國叙一品
△威儀嚴肅
△立禁庭
△行政務
△於是室町殿舍映花亭之壯麗
△富士勝遊詠雪嶺之佳景也
△明德撤氏清應
△永趾義弘
△亂臣賊子大懼
△而國主郡牧皆服
△置三管領以執事
△建四職而掌法
△雖世祿而分其權
△中華聘問之冊
△稱日本國王
△北山行幸之式
△准太上天皇
△本朝未聞其例
△古今無敢可比焉
△於是公府擬帝室之尊
△廷臣竭謁見之禮
△身著蟬冕
△腰橫雄劔
△惟文惟武
△政在一人
△至大至剛
△勢壓八

△西海波浪月靜
△闔國仰武風之盛
△天下服公室
△官爵高昇
△任相國叙一品
△威儀嚴肅
△立禁庭
△行政務
△於是室町殿舍映花亭之壯麗
△富士勝遊詠雪嶺之佳景也
△明德撤氏清應
△永趾義弘
△亂臣賊子大懼
△而國主郡牧皆服
△置三管領以執事
△建四職而掌法
△雖世祿而分其權
△中華聘問之冊
△稱日本國王
△北山行幸之式
△准太上天皇
△本朝未聞其例
△古今無敢可比焉
△於是公府擬帝室之尊
△廷臣竭謁見之禮
△身著蟬冕
△腰橫雄劔
△惟文惟武
△政在一人
△至大至剛
△勢壓八

荒若使清盛賴朝同在焉北面稱臣平伏立下
 如義時泰時時賴等則馬前之卒執鞭之士郡
 邑之吏聽司之主簿耳其餘不足云也惟此顯
 山襲位守文坐高穎之槐植王儉之蓮以寧以
 長矣惜哉鞏山早世無嗣也善山乍畏圓頂而
 冠武弁揚聲增光遣戎師於鎌倉持氏自裁焉
 撲滅餘燼於結城兩童被擒矣左角破而東西
 并矣赴赴洗無不戰慄也榮山者十歲嬰兒
 內遭大變使數萬義兵克戮元凶於外哀哉天
 何奪其年之速哉喜山久有都元帥之名而一

顯山義滿
 榮山將軍
 善山將軍
 喜山將軍
 義政也

遊一豫心之所安慮之所遣其爵其齒可謂完
 美也悅山文學武名并備無奈江介之棘道雖
 既闢湖上之挂魄俄沒光誰不墮淚乎爾來嚴
 山旭山擘山融山承承繼繼嗚呼富哉十三世
 之遠也父讓子伐兄授弟受焉二百餘年之久
 也官尊職高任重名顯矣以我視之則福原一
 瞬之樂者猶朝菌之不知晦朔也鎌倉三代之
 榮者與蜂游不知龜鶴何異乎自賴經至守邦
 三種易位如螟蛉之於螺贏也何及我仁山孫
 枝子葉之連綿同根滋蔓多子哉唯恨無宋玉

悅山將軍
 融山將軍
 承山將軍
 繼山將軍
 嗚呼富哉
 十三世
 福原一
 鎌倉三代
 守邦

之才不能為光源靈陽招寬又愧無豫讓之義
不能為三好織田復怨也常想往事泣涕如雨
故悟子規啼血之無益而雖慕金人緘口之免
禍今憤二子多言而聊吐露情實豈好辯哉
義輝公
靈理之義
見史記十六刺各列傳
子規杜鵑
有金人緘口之免
背曰古之諺
言人也
愈敢不吐露情實

織田信長
安土遺叟喟然嘆曰昔嬴秦失其鹿天下高材
駿足者同逐之然其遂獲鹿者龍顏隆準之人
也李唐絕其統五季姦賊英雄者相伐焉然其
遂得統者屬措香孩之兒也然則囊括之勢并
吞之才難哉織田信長其人歟當足利氏之衰
秦失其鹿言在江
秦無道遂失
共國如鹿人之
失鹿蓋以鹿喻
帝位也
○他其統唐
也李唐絕其
統五季姦賊
英雄者相伐
焉然其
○龍顏隆準
謂漢高祖也
草之精
秀者為
英雄之
符號也
為雄

運而諸侯放恣國郡擾亂所謂奧州之葦名常
州佐竹上州之上杉總州之千葉豆相之北條
甲陽之武田駿州之今川信州之諏訪村上濃
州之齊藤勢州之北畠江州之佐佐木淺井越
前之朝倉越後之長尾者東北之勇將也丹波
有赤井但馬有山名備前有浮田雲伯有尼子
中國有毛利四國有三好豐後有大友肥前有
龍造寺薩隅有嶋津皆西南之猛帥也其餘州
郡蜂起瓜分士卒烏合蠅集相共窺畿內企太
志或如蠶觸相爭如南柯檀羅相戰如蛇蟻
葦名常
州佐竹上
州之上杉
總州之千
葉豆相之
北條
甲陽之武
田駿州之
今川信州
之諏訪村
上濃
州之齊藤
勢州之北
畠江州之
佐佐木淺
井越
前之朝倉
越後之長
尾者東北
之勇將也
丹波
有赤井但
馬有山名
備前有浮
田雲伯有
尼子
中國有毛
利四國有
三好豐後
有大友肥
前有
龍造寺薩
隅有嶋津
皆西南之
猛帥也其
餘州
郡蜂起瓜
分士卒烏
合蠅集相
共窺畿內
企太
志或如蠶
觸相爭如
南柯檀羅
相戰如蛇
蟻

所爭者小曰觸角之爭
南柯即

○愚按漁者
磯者正也
漁者亦捕鰯
并

伍子胥諫曰
今吳之有起
猶人之有腹
疾也

尾限下郡
織田大和守
領之而居
清明城是謂
武衛城也
織田信秀信
長之父也

江源武源觀
音寺城在木
義秀居城
義秀者義實
男

元龜元年
信長軍敗於
磯原以原
信長軍敗大
磯原以原
信長入朽木
朽木元綱拜
經朽木谷而
給

進退周旋中
規矩軍謀不
思也

天光九月休
丹野軍抄名
善住居於之
此年信長使之
立埋於中以竹
鋸截之七日遂
死

相食者寡以歆衆大能吞小者或如鷓鴣相持

如兩虎相關有不察漁人在側莊子乘弊者或有

有邦內于戈未動而禍起於蕭牆者或有疥癬

之疾病未愈而招腹心之患者或有朝喪父兄

夕咒子弟而潦倒江湖者或有昔爲貧士今任

渠帥以勢氣滔天者我先君信長生於斯亂世

三分尾州有其一也忽并領一州大克義元以

蔑視駿州放逐齊藤而鏖濃州兵威頗振聲名

藉甚會三好松永弒義輝而義昭請援兵信長

親迎之入岐阜揮義旗向長安先到江州開第

兩軍不辭鷓鴣相持

鷓鴣相持

乘弊者

疥癬

朝喪父兄

昔爲貧士

今任渠帥

大克義元

兵威頗振

聲名藉甚

請援兵

信長親迎

先到江州

開第岐阜

揮義旗

向長安

武昭請

援兵

信長

親迎

之入

岐阜

揮義

旗向

長安

以手

高舉

以手

高舉

以手

高舉

以手

高舉

以手

高舉

以手

高舉

以手

高舉

以手

高舉

以手

高舉

以手

高舉

以手

高舉

以手

高舉

越府滅義景カケラ箕小谷カシノ殺長政ナガマサ長島ナガシマ已平尾州復カヒ
舊松永來降キムラ畿内入手キイノ蠢茲義昭キキウ黑心口乳浮クニノ
言不已コト信長覺其不慧シゲナガ以大義廢之オホキ如鷓鴣カササギ敗雀カササギ
狗逐兔也イヌ其速如疾雷イサナ不及掩耳也オホキ甲陽武田カウ
政扈長シゲナガ奮戰大得勝功シゲナガ遠近大震トキヨ於是造營シゲナガ
皇居以舉百廢ミカド建安土ヤシタ欲握六合オホキ南征ミナミ拮紀カキ
州西伐踏播州シウ松永再叛シゲナガ一戰誅夷之シゲナガ荒木驕アラキ
戾大軍壓倒之シゲナガ賞元功シゲナガ以行恩祿シゲナガ放信盛而責シゲナガ
怠慢也シゲナガ信州木曾內附シゲナガ為我軍鄉導シゲナガ信忠督前シゲナガ
軍信長為後繼シゲナガ遂掇信州シゲナガ進到甲陽シゲナガ勝賴自刎シゲナガ

政扈之臣
假伏主成
劄制中外

使政
紀別雜質
一換

木曾在馬頭
義昌義仲
之後

瀧河左近
一益
北條氏康政
氏直

肘腋猶言
近身

徒屬降從凡風勢之所及シゲナガ如卷沙シゲナガ如破竹シゲナガ使瀧シゲナガ
河鎮東則北條既服シゲナガ命柴田居北則長尾不振シゲナガ
遣秀吉征西則毛利請和シゲナガ俾信孝趣南則四國シゲナガ
望風然則シゲナガ蠶食闔國シゲナガ帝卷天下者明矣シゲナガ宣圖本シゲナガ
能寺之變忽生於肘腋之間シゲナガ彼光秀重罪雖車シゲナガ
裂要斬而續其肉シゲナガ餒於狗鼠鷓鴣猶未為快也シゲナガ
痛哉悲哉清盛賴朝者躬自督兵者纔一兩回シゲナガ
二三載耳尊氏每戰多敗シゲナガ要之時運耳且夫初シゲナガ
起者以累世之將種武門之豪傑シゲナガ故其時運人シゲナガ
望相備矣如信長者元是足利陪臣斯波家臣シゲナガ

晉史文

輝虎
後說
謙信

天正十年
六月朔
夜

村重
孫政
伊丹

晴信
信玄

虛言也

高松城浮田既稱臣毛利亦約和時天正壬午
六月也君子終日乾乾之象乎。俄聞光秀逆謀
信長凶問而廻旆旋洛。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以
督諸將而討賊。山崎突戰光秀走死梟其首而
狗其罪殲其族也。其忠肝義膽談何容易乎。會
同僚於清洲立幼主葬先君於大德寺表忠誠
也。顧瞻畿內之間以務攬英雄之心築寶寺城
察天下之機或躍在淵之象乎。癸未戰於柳瀬
大破勝家以平北寇。又逐信孝而取濃州。甲申
長久手之役頗雖挫兵。然遂使信雄來服。乙酉

破根來攻四國而鎮南海。先是累官爲大相國
歷級昇從一位。於是掌關白職以輔天子。賜豐
臣姓而授群群臣所謂富貴而不危溢者耶。且
因其撰舉列月卿雲客爲羽林拾遺者有差武
門之官位於是爲盛矣。經始大坂城爲殿下之
本根新營聚樂亭添洛中之輪奐且其諸侯之
邸群士之宅畫棟梁映日鳥革翬飛聳天者千
門萬戶周回圍繞者夥哉。丁亥西征島津氏削
其地受其降揚一鞭之風施九州之政。西海悉
定矣。戊子促行幸於聚樂百官之富三日之遊

稱羨華后
曰輪奐美
哉

大船 我船四方施成以御天者

唐人曾私教於
日島卯島日
也卯東也
猶言日東

舸艦救數萬之人獻若干之劓遂入國都擒其
皇子執其元妃國主僅免社稷既壞我兵戍韓
國之地嘯鯤壑之風抱雞林月入清洲之濱捧
鳥卵日照鮮水之波大明援兵百餘萬戰爭六
七年動轉二百年之宇宙驚破四百州之山川
遂使朱氏請和親李氏為附庸也可謂武林翹
楚國家梁棟衣被天下獨步古今者也我無間
然矣試論前件武將之優劣則秀吉入室賴朝
義滿升堂清盛信長立門庭尊氏義教窺藩籬
若夫實朝義持義政者婦人小兒歟賴家義詮

交交
交交
交交

者豚犬耳賴經以下六世者傀儡子乎植澄晴
輝之類者蛙尊自居也若夫童子之所說者王
門之役而非武家之豪則斗筭之人不足等之
雖君子復出必不易吾言矣

總論 清盛乙

散人正襟斂容揖之曰五子來前居吾語汝夫
鳥翔山林魚游江湖漁者不知樵者之趣樵者
不悟漁者之樂北人不知梅花者因異鄉也異
人有懷導鱸者慕故里也屈到之菱王莽之鯁
劉阮之酒盧陸之茶不覺有他味因嗜好也王

伯倫阮籍

盧全陸羽

濟之馬和嶠之錢福時之譽兒黃庭堅之香不
有他癖因愛玩也遼東之豕獨尚其白鄭人之
璞不知其為腊鼠也今五子之所言皆一偏之
論而如擔板漢也各有所失共未為得也猶憑
虛安處論西東京子虛烏有無是公議齊楚上
林乎既以其所長而誇說須取其所短而評之
夫臣之於君雖有周公之功亦是其職分也何
自尊大父貪位專政乎保平之戰清盛不為無
功然其實者自家之事也且畏為朝不進倒兜
登欲出何其怯乎幸因時運以平仇怨耳以尺

阿衡伊尹之號
今言博陸園台
松殿園自基房公

寸之功得無雙之賞因源族潛蹤王室無輔清
盛遂得其志強僭彊梁之甚不聽畿諫而背天
下之望困上皇於城南流阿衡於海西蓄妓女
滿房放溢分禿童行市滅口廢嘉應帝位不得
富春秋挾安德幼主不知有至尊也妬長秋之
無寵髮宮女以為尼厭平安之有舊制營福原
而苦民何為暴虐之甚乎本朝王道陵夷自茲
作古然則其罪雖莽卓懿溫不足譬焉宜哉一
杯之土未乾數萬之敵洊至北越之亂一谷之
敗多年榮華原上骨枯為馬蹄之塵化春風之

宮中言小曆
局

平維盛筆師
兵十萬子水留
義仲戰平軍
埋沒平利伽
四雅谷者七百人

範賴
義經
討平家
攻落
各城

長秋謂
中宮德
子子

晉赤白也
紳大帶服也
齊不公子之教

草谷餘甲兵之碎路拾弓矢之遺屋嶋志渡門
司赤間之七滅一家縉紳風浪船覆葬江魚之
腹浮蒼海之粟晨濺紋人之淚暮聞鬼哭之聲
宗盛不耐烏江戰死不慣田橫自殺束縛就戮
悲啼惜生傳耻於一世遺臭於萬古所謂人克
勝天天定勝人者也

賴朝 惣論二

賴朝口有蜜腹有劍而忍人也其功大於清盛
其罪亦大於清盛膺義仲之惡懲平族之暴者
其非功之首乎然陽尊天子垂拱恭己而躬提

本林有心志
文字之士或
与之善以并
台而陰陷之
謂李林甫有
腹有劍

大合領小日記
總之白領周
日記

惚惘不得志
入痛也

上從廣常
賴朝殺之
後悔無罪
後悔云
木曾十郎藏人
行家為其仲
亦叔父也
恩賞也顧
還視也又
思念也

挈網紀節制天下久假不歸惡知非其有也自
是朝廷零落王道如土可謂罪之魁也此其忍
一也範賴惘而無害何為放之此其忍二也義
經勇敢有蓋世之功何為錮之欺泰衡以殺義
經既而滅泰衡何為食言哉此其忍三也閑景
時之譜懇以屢辱功臣何不察之此其忍四也
廣常者創業之勲臣而殺之何罪有焉此其忍
五也行家者其叔也全成者其弟也不授封邑
不加恩顧共以含怨至於死此其忍六也忠賴
者甲陽之藩鎮義定者遠州之干城共是同姓

甲斐
藩屏
也
寄遠江守

之親也。有功無罪。或忌其勇。殺之。或殺其子而
 使懷怨。自反也。此其忍七也。斯七者。皆忍之大
 者也。唯此心上之忍。雖使賴朝能除其荆棘。安
 其身。又所以自鍛其羽翼。絕其種也。北條者。雖
 為婚家。元是異姓之姦也。堪笑賴朝不知親其
 親。以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也。北條能繼安忍
 之意。以立其私家。猶三卿之於晉。三家之於魯。
 田氏之於齊也。賴家之愚。實朝之柔。寄意於歌
 鞠。以不悟之乎。悟而勢不足乎。修禪寺之暴卒。
 鶴岳宮之刺客。誰人為之。北條之意者。路人之

賴朝殺牧景
 範賴美我經
 猶鐵飛鳥羽
 羽共
 時政賴朝
 安忍無親
 周未奇大夫
 田和種其君
 終奪齊國

所知也。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櫃中。其罪雖贖
 何免哉。所謂入我室操我戈。以伐我者。歟。曾子
 曰。出乎爾者。及乎爾者也。非賴朝之謂乎。可不
 戒哉。北條不能悔焉。不能悔焉。世行陰德。以使
 民懷已也。承久放三皇元弘。流一帝毒浪。彌漫
 穢德彰聞。先是分皇統。以為二流。又拆攝家而
 為五家也。皆奪其權也。何其忍之甚。其罪之深
 大哉。所謂至萃淵藪者乎。況其主將在上。待之
 如木偶。如泥塑。何使彼屢易位乎。祝髮之淚。虎
 鼠之歌。逆輿之悲。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已有

三白王
 後鳥羽院
 土御門院
 順德院
 △後鳥羽院遷
 勅曰。後末後深
 草龜山兩院子
 孫相替可即
 帝位三寶實
 時宗所為也
 ○初攝關家唯
 近衛教隆傳
 兩流而已
 宗尊親王末
 三年歸後後
 虎ノ用ヲ
 首ニテ今ノ
 子ノ世ノ中
 東鏡不見

論語季氏篇注
 虎兕出於柙
 龜玉毀於櫃中
 入我室操我戈
 以伐我者歟
 曾子曰
 出乎爾者及乎爾者
 非賴朝之謂乎
 北條不能悔焉
 世行陰德
 以使民懷已也
 承久放三皇元弘
 流一帝毒浪
 彌漫穢德
 彰聞先是分皇統
 以為二流
 又拆攝家而為五家也
 皆奪其權也
 何其忍之甚
 其罪之深大哉
 所謂至萃淵藪者乎
 況其主將在上
 待之如木偶
 如泥塑
 何使彼屢易位乎
 祝髮之淚
 虎鼠之歌
 逆輿之悲
 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
 已有

君臣之名則何無上下之分乎蓋是賴朝濫觴始之末波及沃日乎嗚呼義貞勇為之義戰高時伏誅氏族絕滅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誠哉上天震怒豈不畏哉

尊氏 摠論三

尊氏之功者輕於清盛賴朝而其罪又相均也。以私意誅義貞忌勇才弒護良矯詔命稱將軍。燒大内屠帝都峻主上以兵護之此其罪之大者也其餘不可勝數焉惟其所以擅天下者由有天性柔順之名聞也當時新田足利之風雲有龍吟虎嘯之聲

嘔咬小兒相
應聲

也武卒不屬彼則屬此不從此則從彼然人皆憚義貞之猛而慕尊氏之柔猶如新市平林之兵厭伯升以立劉玄乎兵法所謂柔能制剛者歟此其所以取天下也不有時運則所不能也。然讓附直義而閱牆委任師直而魚爛登用直冬而父子相夷封賞時氏高經直常等而皆耦語謀叛其不知者明矣唯此柔懦非統御之才故也義詮無智名無勇功被輕於清氏被劫於義長被弄於道譽屢被敗於楠氏唯顧託之一事最得其人可謂融茂之一言也幸乎義滿者

兄賢不協為
圖牆
官兵衛直冬
尊氏男直義
高橋子

宋左史

春秋人說醜一言而善叔向識之

山陰法
高橋去
效若魚
嫡然

孟子公孫丑下語

欲有所為之主也。賴之謙退而有密策。氏清義
弘誅死。天下泰然。公門蕃昌。然其起居出入。准
擬仙院。驕奢之甚。僭踰之極。至使已庶子無官
者。坐闕白之上也。於是似天有二。地有二。天
子無如之何。彼蕞爾南朝。皇統未絕。義滿知之
至若也。何為不混一之乎。畢竟不免有自安姑
息乎。義持因循苟且。以引年。義教雖暴厲。頗有
大志。惜哉。其不克終也。義政之昏而不知也。愚
而無辨也。政長義就。爭嫡庶。義敏義廉相矛盾
者。朝出令而夕變焉。宜哉。失其威矣。其於義視

兒性疑出
多不果安持
西端者謂之
首鼠

亦首鼠兩端。以招大亂也。應仁之戰。天下知為
有細川山名。而不知有義政。義親也。居人上。何
為如此。弁髦哉。義植義澄之於政。元義興者。亦
然。如朽索之御六馬。其危乎。法曰。如驕子不可
用也。天下無道。政刑自大夫出者。久矣。其弊果
至陪臣執國命。是以三好松永之逐。義晴弑
義輝也。然則足利氏之失。天下者。皆柔之所為
也。其本者。起尊氏之用。師真而成。於義滿之僭
上無禮。把幕府以抗禁闕之誤者乎。大學曰。其
本亂而末治否矣。善哉。不可思之乎。

後土御門年號

詳應仁記

細人受入也。姑息

信長 惣論 四

信長善用兵雖為亂世之雄其性麁厲而不深
密故屢困於敵遭干難也。不忘睚眦毫釐差命
必夷其族故歸服者少而功業晚成。慢而侮人
者雖以沛公而不悟迫人之變以逢不虞之害
矣。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
讎於信長可睹焉。

秀吉 總論 五

秀吉者希世之勇士能成希世之大事。然其言
行相背而大義缺矣。彼馬首西來狗明智之罪
唐書侯詩 秋矣曠野行人地 馬首西來狗明智 能

勝家在越前 當信孝

雖討舊君之仇其實在立己威也。龍寶山之葬
送似義帝之縞素乎。雖慕先君之別其實者在
懷衆心也。奉信雄廢信孝雖正嫡庶之分其實
在壓勝家也。及其強大而視秀信如路人。信長
之嫡孫在如亡也。以信雄為臣僕待之如敵。讎
沒尾勢之地有謫遷之行。生而何益有焉。信長
之靈魄豈不含恨乎。信長若長生則秀吉不能
御宇內。然則信長訃至之日秀吉之意聞而懼
定而喜乎。未可測焉。其以他日遇信長子孫證
之則其實否可推識乎。由是言之則秀吉之罪

十 終

信長之葬

十年浮海一身輕
歸對長流却看
世無如人欲廢
幾人到此誤手王

伊尹為湯王
師故宰衡
師範之材
儀刑文王
萬邦作

亦不可免焉。於戲世上無過人欲險古來皆然。
當時秀吉若有遜讓之意擇織田諸子以立之。
身輔翼之以執其政則忠義功名誰容咏於其
間哉。何為忘匹夫之賤瀆則闕之官自踐宰衡
之位哉。師範之材儀刑之德安在焉。如朝鮮之
事則雖振武威於異域其要何有哉。暴露殞命
苦戰困身幾人也。况其船馬之勞糧食之資金
玉之費損國郡之貢惱編戶之民者幾年乎。問
其功業則無以可徵之者。唯是洛外一堆之耳。
塚耳。皆是不學之謬也。不學之謬霍光猶不免。

前漢昭帝臣大司馬大將軍博望侯

管窺天
以彗測海

則不可必罪秀吉也。其以鯁生議雄才雖似蠱
測管見之論姑評其強弱勝敗。今若使清盛賴
朝尊氏信長秀吉同時並世各據一方則尊氏
無威其先敗乎。清盛雖有威不善戰則落二乎。
信長雖有威而善戰其才短而謀不深則其次
乎。賴朝之大度善謀與秀吉之大勇深智未知
其勝敗孰先孰後也。彼有張良之英是有韓信
之雄猶孔明仲達之相會高歡孝寬之攻守乎。
合戰則賴朝辟易乎。相持則秀吉支梧乎。姑舍
是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桓文之節制

敘術也

耳塚是
埋朝鮮
人之誠

言暴於
日而宿
於露之
中也

湯武之仁義其階級五子知之乎否イナク賴朝秀吉者我朝之桓文五子其論之仲尼之門ツツ聞俎豆器而不道桓文之事童子其思之向如汝之所言者皆廷授之人而非柄授之勢則可也乎猶所可議而言之長也他日論之我讀我書以可慕湯武之仁義也湯武堯舜易地皆然方今偃武俗文者殆五十年聞華封之祝唱擊壤之歌則我是堯舜之民歟三代直道之民歟安得摯牙之徒共同遊焉於是五子辭去散人使童子揖之

學者當以三餘久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月之餘

戲者思之餘也文者道之餘也暇者公務省定之餘也古人曰三餘可惜歟我所指之三餘雖不同其不怠者一也因論本朝武將假設七子之名不攤一書不考一事任口而言之信筆而記之聊雖回螢雪之眸唯愧馬風之耳

癸未正月二十七日

向陽子

書七武後
春齊行餘力而撰七武一篇不日而成余見之則五百餘歲之治亂嗚乎一覽數十時世之盛

由禮會定朝省

學無成曰未得耶郭之
歩
ス表備千寸斯其詞不俗其評不暗可謂公論可
フ謂宏詞首題七體者白蕭統採之皆承襲之ハ步ハ驟ハ
キ之奇字麗句眩于紙上而所教不多蓋是諷一
カ而觀百也獨柳柳州之晉問與彼七體不同不
ク唯文章壯麗而已歸諸唐堯之遺風在晉而不
ホ泯也今七武論古今武帥而終歸諸湯武仁義
ニ之兵則其垂訓示誨真有益矣於是學邯鄲步
ト于太史公牛馬走而匍匐于文房勃窣盤跚于
ト燈下云
伏地手行貌
猶言文庫
行緩貌
跛行貌

古將帥

征者上伐也
深遠也
易取辭傳
ハ太史公曰本朝遠古神武而不殺置而不論速
ヤ于日本武尊西征東伐皆歸美於天子不為己
ニ有爾來敵王愾者雖間有之征伐賞罰皆出自
ニ天子故將門殞首于東關純友没身于南海其
イ餘不遑勝數也其奉命擊賊者悉由左右幕府
セ所節制其幕府維文維武常調護朝廷朝廷正
フ而百官正百官正而庶績成於是諸州無不壹
ニ於正嗚呼我其思誰乎古之人古之人是故樵
ハ夫談王章子不道霸誠哉

平相國

漢書卷之四十四
七風雲之略

人憂戚則
則感其類
宗盛實清水寺
唐宣宗之也
元盛也記也

太史公曰余聞之稗官曰承保天子賜嫖于平白河院手鏡
忠盛而後產清盛清盛者蓋天子之孽子乎秘
之世希知焉誰云王侯將相寧有種子宜哉
時運乘風雲執闔國兵馬之權致位相國以其
子妻天子以其家屬昇官食邑躬為外祖父挾
安德帝而極敖恣欲京師為之側目百姓為之
蹙頞雖然恐罪而不敢言也清盛妻生子見其
為女也於是妻密取他男以易之宗盛是也宜
哉清盛之雄略而宗盛之昏弱也獨重盛諫父
不聽方其犯天子之時業已戎衣重盛衣冠以

入清盛怒表素衣而出復諫之不聽於是聚
兵以觀之清盛懼之不能犯帝昔鬻拳之所為
重盛有焉

鎌倉右大將

大史公曰源賴朝以轉徙流囚之身揚東州輕
黜之燼以為大邦之狼烟遣子弟家族殺義仲
遂滅乎氏保元上皇賞之以六十餘國檢使司
自是以降國司輕而守衛重領主弱而地頭強
卒之朝廷衰矣起於上皇之濫賞是誰之愆歟
或曰舜之行四罪也幽崇羽三危皆得其處所

謂五流五宅是也平氏之流賴朝于豆州不得
其處也彼父祖之士卒多在東州故其燼易發
歟平氏於是失刑矣雖然至今耀武據國者皆
以賴朝為蒿矢始之義歟 自道宗 唐紀通鑑南宗 張巡欲射甲子奇而不識乃刺蒿為矢

源將軍尊氏

大史公曰我朝禪繼有三神器相授受久矣夏
鼎秦璽漢劍不足比並南帝傳三器有真矣尊
氏犯闕則為賊有罪故懼而執他主以為帝嫌
於二帝相爭而已免賊名是其宿姦歟昔聖人
作春秋齊豹陽貨之類皆書盜是誅心之法聖

受禪即位
之義

後醍醐與
光嚴院也

長祿二年月
晦日被渡進神
器初赤松家人
百見大弟裔
門尉為沒入仕
三條內大臣富
豐而厚歎赤松
家他實量博之
曰何以贖赤松
於近之罪名見
若試而取三種神器獻之
則如何實量皇太子問之且告此
家皆許之石見善使赤松族同焉
其及家人中村某
詐請南帝
許之既而試南帝
取神器而歸言野
御民逆之怒中村
等問焉遂以
神器入赤松獻
之物納之於赤松
實藏於其村軍家赤松即政則故之再興其家賜加賀半國山名赤松之各使人致石見

筆嚴矣哉知此義者諸葛武侯斥曹氏以為賊
夫惟名分之不紊如是而已雖然藤房義貞正
成父子忠臣義士相尋而沒南帝不絕如綫殆
寓公之不若尊氏世世執國柄居柳營延及下
百數十歲况又吉野掃地三器北遷乎天若有
知如之何哉人之怨天乎人之獲罪于天子詩
云彼蒼者天吁
平信長
大史公曰信長者天性刻薄之人也然用兵不
減古猛士故勃起於一方驅騁於他州其麾下

捕獲下

織田武藏守、
信長舍弟也、
信長因茲信長、
信長疾病指語、
諸州城命北田、
勝三郎使書之

先驅攻城，焚戰有功者，賞之踰時，罰之過法。兄弟相戮，功臣相疑，雖有猛勇而不有文故。一旦取之，他日失之，幸方諸方瓜分之日，既欲割二十餘國，若使克終其政，不可量也。養虎不知其饑，飼馬不察其撲，緣如光秀者，啞人之虎也。彼屣尾而不戒，不亦悲乎。古云：戒于不虞，信長何不戒哉。

豐臣大閣

大史公曰：秀吉，匹夫之奴隸，而用軍好謀，遂領闔國，掌關白職，弄天子於掌上，睨侯伯于目下。

古今一人而已。初從信長如狐，籍虎威乎後。率諸將似虎驅羊，鹿乎天皇。幸于聚樂，使侯伯胥盟不背，關白命附關白于秀次，使朝廷推奉以授太閤號。其政大於賴朝，其威盛於義滿。遊觀于伏見，大坂輿馬舟舸夾道，盈堤使百姓縱觀其壯麗而尊貴也。昔漢祖起自貧賤，踐帝位國之小大，雖異非異日之譚也。真雄飛哉。唐太宗明君也，然好名，故遣衆擊高麗，敗績而生還者鮮。雖秀吉亦有此役，殆七八年果何益矣。二國之民命共屠滅而已。玩兵黷武，嗚呼惜哉。

刻也 殺也 怨也 大想也 之書也 後也 沒也

恕也所作七武其始論古將帥次論清盛次
論賴朝次論尊氏次論信長次論秀吉次以
總論結之凡七段也先生餘論不及總論故
六段也然不改其題號

七武者林春齊之所著而羅浮子贊于其後七
者文之一體而武則將之事也 本朝五百餘
年之大業載焉頃有剽某氏欲刊諸梓以布
之且告余曰願謄寫以加之點余可之曰林氏
之記 本朝之事向有王代一覽將軍家譜等
之書而行于世然徒欲衆之易覽其辭也俗其
評也缺如此篇則可謂簡且具矣讀者於是察
賢否得失之實以爲格物究理之助則其益不
亦大乎因遂應其索云

寬文甲辰春正月

辻棕珍書

七武跋

七武一篇者林春恕之所著述而羅山子尚贊辭其文約其辭奇矣苟兵家者流不可不諳誦之書也僕暇日管見之則倭漢事實居多而酒囊飯袋焉喻其歸趣矣僕不佞頗雖佯僭踰苟應後覺需林家編輯之典籍暨小史雜記等曲暢旁撰箋解之訓話臆說未可者博洽書生正之云

勢陽桑名

伊氏有鄰齊玄節書

延寶四稔辰春正月

伊氏七武詳細首註歷代人物引書證史考

引文出處然今茲不遑悉舉可考首書七武

林公本論奇文寫于時文化十四丁丑其六

月十日中村由布直道

